

史托姆

中短篇小说集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史托姆中短篇小说集

黄贤俊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Theodor Storm
ERZÄHLUNGEN
AUS SÄMTLICHEN WERKEN

本书根据 Aufbau—Verlag
Berlin 1956年版译出

史托姆中短篇小说集

〔德〕史托姆著
黄 贤 俊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4 插页 1 字数 287,000

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7,500册

书号：10188·197 定价：(六)1.15元



史 托 姆

目 次

玛尔特和她的钟	1
在大厅中	8
迟开的玫瑰	15
在大学里	27
来自大海彼岸	92
在圣虞庚院	138
淹死的人	179
忏悔	257
骑白马的人	311
译后记	437

玛尔特和她的钟

在我求学期间的最后几年里，我寄寓在城里一个小市民的家中，这一家的父母和许多兄弟姐妹都不在了，只剩下一个年老未嫁人的女儿。她的父母和两个兄弟都已去世，她的姐妹，直到那同本地医生结婚的最小的妹妹为止，都跟随她们的男人纷纷到远方去了。因此只有玛尔特一个人留在她父母家里，她把自己家族从前住的房子出租，靠着一笔小小的租金节俭地过日子。她只有在星期天的午餐桌上能够吃得好一些，但她并不以为苦；她对于表面上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奢求；这是她父亲施行严格而节俭的教育的结果。父亲一方面坚持原则，一方面考虑到贫寒的家境，所以对自己的儿女灌输了这种教育。尽管玛尔特少年时只受到一般的学校教育，可是后来由于她在孤独的生涯中善于深思熟虑，加上她又有敏捷的悟性和品行端庄的性格，所以到我认识她时，她的教养程度在当时平民阶级的妇女中间，可以算是出类拔萃了。当然，她讲起话来在文法上也不总是正确的；虽然她读的书很多，而且读得相当仔细。她最爱读关于历史和诗歌的著作；不过她对于所读的东西，大抵能够给予正确的评价，并能以独立的见解辨别作品的好坏，这可不是多数人所能做到的。当年出现的默里克^①的《画家诺尔顿》，给她以深刻的印象，所以她老是反复阅读，

起先是全部读，然后读她所中意的那部分。诗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，在她看来却是独立自主的活人，他们的行动不再是与作品结构的必要性结合一起了；有时她会作长时间的深思，究竟通过什么方法，才能使书中许多可爱的人物避免他们所遭遇的那种厄运。

在玛尔特的孤独生活中，无聊并没有使她感到苦恼，只是有时一种对于生活漫无目的的感觉，使她向外寻求寄托，她需要某一个人，使她可以为他操劳和照顾。由于她缺少亲近的人，她这种值得赞美的动机便不时转到她房客的身上，于是我也从她的手里受到不少的爱护和关怀。她非常喜欢花，最爱的是白花，白花中间最爱单纯朴素的，我觉得这正是她不抱奢望和安分守己的思想标志。每年初春，她姐妹的孩子从花园里折下初开的雪钟花和小春花，给她送花来时，便是她一年中的第一个节日；接着她从橱子里端出一只小瓷花瓶，把花小心翼翼地插上去，成为好几个星期中她小住房的一个装饰。

自从她父母去世之后，玛尔特的周围很少有人来往，尤其是在漫长的冬夜，她差不多总是独自度过，所以她特有的那种活跃和富于创造力的想象，对于她周围的东西赋予一种生命和知觉。她把自己灵魂的一小部分寄托在她室内的旧家具上，这些旧家具便得到了和她交谈的能力；当然这大半是一种无声的谈话，可是因而反见得更亲切，而且不会有什么误解。她的纺织车，她的褐色雕花的靠背椅，都是稀奇古怪的东西，它们的设计方式都是古里古怪的，其中最古怪的却是一座旧式

① 德国浪漫主义晚期的抒情诗人(1804—1875)，他的长篇小说《画家诺尔顿》曾风行一时，被评为艺术的杰作。

的台钟，这是她已故的父亲五十多年前在阿姆斯特丹^①的旧货市场上买来的，在当时已算是古老的东西了。这东西的样子当然够奇怪的：两只铅刻涂色的人鱼，从两侧将它们披着长发的人面靠在那个发黄的钟面上；从前镀过金的有鳞的鱼身，从下边把钟面包围过来；指针好象是摹制了蝎子尾巴的形状。齿轮配件大概年久失修，因为钟摆振动的声音既重浊又不均匀，下摆有时会突然下坠好几英寸。

这座钟是它的女主人足与交谈的伴侣，在她浮想联翩时，它总是参与其间的。她一旦沉入孤寂的默想，钟摆便响着嗒嗒嗒的声音！声音越来越厉害，一阵紧似一阵，催得她不能安宁，它老是在她沉思中敲起时刻来。最后她不得不抬起眼睛，——阳光和煦地照在窗玻璃上，窗台上的石竹花发出清香，窗外有些燕子在空中飞鸣。她又变得高兴了，她周围的世界未免太可爱了啊。

这座钟实在也有它自己的思想，它已经老了，不再那么适应新的时代了，因此本来该打十二下的，它经常只打六下，下一次好象补足似的，它又会不停地打起来，直到玛尔特把硬白蜡从铁链上拿走时为止。最令人惊异的，有时到了时间，它偏偏不打了，接着齿轮中间吱吱地响着，可是敲锤总不肯举起来；这种情况大半在半夜里发生。玛尔特每一次都醒来，不论是严寒的冬天和最漆黑的深夜，她总要起床来，非到她把那老钟的困难解除以后，不能安寝。然后她回到床上去，想着种种事，为什么钟要把她唤醒呢，又问问自己，她在白天的工作里，有没有把什么事忘了，是不是按照所想的都做好了。

^① 荷兰港口。

现在是圣诞节了。圣诞节的前夕，特大的雪阻止了我回家的道路，我便到一个孩子很多的友人家里去过节，圣诞树上的蜡烛点起来了，孩子们欢天喜地冲进了那关闭已久的圣诞室里；过后我们吃了惯例的鲤鱼，喝了葡萄酒；凡是过节应景的事儿我们都做了。——第二天早晨，我走进玛尔特的房子，照例地向她恭贺节日。她坐在桌前，一手支着头，仿佛久已停止工作的样子。

“您昨天是怎么过圣诞节的？”

她瞅着地面回答道：“在家里过的。”

“在家里？没有上您姐妹的孩子们那儿去吗？”

“哦，”她说，“自从我母亲在十年前的昨天，在这儿这张床上去世之后，我就没有在圣诞节晚上出去过。我的姐妹昨天来请过我，天黑了，我也想出去走一趟；可是——那老钟又是那么古怪的，它似乎总是明确地说：‘别去啦，别去啦！你去干吗？你过圣诞节不该在那里呀！’”

因此，她就留在家里，在这间小房子里呆着，这间房子是她儿时玩耍过的，她曾在这儿用手合上了她父母的眼睛，那座老钟也在这里象当年似地嘀嗒着。可是现在呢，一当老钟如愿以偿，玛尔特把已经取出的节日衣服收进橱里以后，它的嘀嗒声却低下去了，十分低，越来越低，最后低得听都听不见了。——玛尔特可以自在地回忆她一生中所有圣诞节晚上的经历，她父亲又坐在那把褐色雕花的靠背椅上，他头戴着精致的天鹅绒小帽，身穿着黑色的星期日上衣；他严肃的双眼，今天放射出和蔼的目光，因为这是圣诞节晚上啊，许多、许多年以前的圣诞节晚上啊！桌子上固然没有一棵点燃着的圣

诞树——那只是给有钱人家准备的；——但代替它的，却有两支又高又大的蜡烛，把小房子照得一片通明，以致孩子们被允许从黑暗的前厅走进来时，不得不照常把小手放到眼上去遮蔽烛光。然后大家走到桌前，依照他们家庭的习惯，不得着急，不准声张，好好观看圣诞老人送给他们的礼物。这些当然不是贵重的玩具，也不是便宜的东西，而是较为有用的必需品，比如一件衣服、一双鞋子、一块石板、一本歌曲集，以及类似的东西；孩子们得到了石板和新歌曲集之后，都是同样的高兴，便一个个地走到坐在靠背椅上满意地微笑的父亲面前，吻手道谢。母亲头上扎着狭小的头巾，带着温和慈祥的面容，亲自给孩子们系上新的围裙，并在新石板上写着数字和字母，给他们去摹写。不过母亲呆不了太长的时间，她得上厨房去做苹果饼；因为这是圣诞节晚上给孩子们的主要礼物，必须先把它烤好。这时父亲打开了新歌曲集，用他响亮的嗓音唱起来：“皆大欢喜，赞美上帝，”孩子们都熟悉这个曲调，便合唱下去：“救世主已经来了”；孩子们都围绕父亲的靠背椅站着，就这样把这首赞美诗唱完。只有在歌声暂歇的中间，听得见母亲在厨房里操作和烤炸苹果饼的声音。

嘀嗒，钟又在响了；嘀嗒，声音越来越厉害，一阵紧似一阵。玛尔特抬起身来，周围差不多全黑了，外面只有惨淡的月光泻在积雪上面。除了钟摆的声音，屋子里死一般的沉寂。小房子里没有孩子们的歌声，厨房里也没有烤炸的声音。只有她一个人留在家；其他人全都走了，都走了。——可是这座老钟又想干什么呢？——是的，它在报十一点了，——另一个圣诞节晚上又出现在玛尔特的记忆中，呵，一个完全不闻的圣诞

节晚上；这是许多、许多年以后的啊！父亲和兄弟们都死了，姐妹们都出嫁了，现在只剩母亲和玛尔特住在一起，母亲早已代替了父亲，坐在褐色的靠背椅上，家务琐事都交给她女儿去料理；因为从父亲死后她就病了，她温和的面容越来越苍白，她慈祥的目光越来越失去神采；最后她不得不成天躺在床上。她已经卧床三个星期了，现在又是圣诞节晚上。玛尔特坐在她的床边，静听着昏睡人的呼吸声；小房子里死一般的沉寂，只有老钟在嘀嗒着。这时钟报了十一点，母亲睁开眼睛要水喝。“玛尔特，”她说，“等到了春天，我的体力恢复的时候，我们一同去看望你姐姐汉纳；我刚才梦见了她的孩子们，——你在这儿太缺少娱乐了。”——母亲完全忘记了，汉纳姐姐的孩子们已在晚秋死去了；玛尔特也没有提醒她，只是默然地点点头，紧握了她干瘦的手。钟敲了十一下。

现在钟也敲十一点了，——但是轻声地，恍如来自遥远的、十分遥远的地方。

这时玛尔特听见了一声深深的呼吸；她想，母亲大概要睡了吧。她还坐在那儿，默不作声，动也不动，母亲的手仍然被握在她手里；她终于落入一种类似昏眠的状态中。象这样地过了一个钟头；钟敲了十二下！蜡烛燃尽了，月光明亮地照进窗里来；枕上躺着母亲苍白的脸。玛尔特握着的是一只冰冷的手。她没有松开这只冰冷的手，她在母亲的遗体旁坐了通宵。

现在她带着自己的回忆，坐在同一间房子里，这座老钟忽重忽轻地响着；它知道了一切，它也经历了一切。它给玛尔特唤起了一切，唤起了她的烦恼，也唤起了她小小的欢乐。

在马尔特的孤寂的小房子里，是否仍然令人满意呢？这个

我不知道；从我寄寓在她家里起，如今已有好几年了，而且那个小城离我的家乡很远。凡是爱惜生命的人不敢说出的话，她惯常毫不胆怯地大声说了出来：“我从来没有害过病，我一定会活到很老的。”

假若她真的有这个信心，那么我这几页纸应该会传到她的小房子里，她读了也许会记起我来。这座老钟会帮助她记忆；它对一切情况都是知道得很清楚的。

在大厅中

一天下午，儿童受洗的典礼已经举行了，现在已将近黄昏。受洗礼孩子的父母和客人们坐在宽敞的大厅里，其中有那个男子的祖母，其他人都是近亲们，年青的和年老的，祖母却比近亲中最年老的大了整整一个世代^①。这个孩子是以祖母的名字“巴巴拉”来命名的，她也还可以得到一个更美丽的名字，因为巴巴拉这一字单独听来，对于这个美丽的小孩子倒是太古老了。现在毕竟要用这个名字来叫她了，父母两人以及那么多朋友都不同意。可是那老祖母一点也不知道，她那久经证明十分确切的名字居然引起了怀疑。

牧师完成了他的公事之后，没有多久就亲自加入了家族的活动；那些古老的、可爱的和经常讲述的故事，现在都拿了出来，而且重述也不是最后一次了。他们大伙彼此都很了解，年长的看见年青的长成，最年老的看见年老的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；大家都来讲最优雅和最有趣的儿时故事；凡是别人不知道的，就由祖母来讲。关于祖母的事，没有人能够讲；她的幼年时代落在所有其他人的后面；除了她本人之外，能够讲述一丝半点的人，他的年纪就得远远超出一个世代才行。——这样谈着，谈着，天色向晚了。大厅朝着西方，一缕红色的微光从窗口射入，还落在用灰泥粉饰的白墙边的石膏玫瑰花上，随

后这缕微光也消失了。在如今出现的一片寂静中，人们听到从远处传来的重浊而单调的澎湃声。客人中有些人在倾听着。

“这是海水嘛，”年青的女人说。

“是的，”祖母说，“我时常听见过，好久都是这样。”

随后没有人说话了；屋外窗前，在狭窄的石铺庭院里有一株大菩提树，听得见雀儿正在飞回叶底栖息。屋主人握着静坐在他身边的妻子的手，他的目光凝视着那皱裂的古色古香的石膏天花板。
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祖母问他。

“天花板破裂了，”他说，“壁板也下坠了。这座大厅老了，祖母，我们得把它翻造一下。”

“大厅还不算老，”她回答，“它建造的时候，我还记得清清楚楚。”

“建造？到底是多久以前？”

“多久以前？”祖母重复一句，随即沉默了一会儿，坐在那儿仿佛一尊无生命的偶像一般；她的眼睛往后看到一个旧时代；她的心思披着旧事物的阴影，这些事物的面貌已成过去的事了。她接着说道：“如今八十个年头了；你的祖父和我，我们后来经常互相讲述过——当年厅门不是通到正屋来，而是在屋子外边，通到一座小花园去；但这再不是同样的门，旧门安有玻璃，要是人们走进屋门，便可从玻璃望见下边的花园。花园低三个台阶，台阶两侧配有彩色的中国式的栏杆。两个由低矮的黄杨围绕的花坛中间，有一条散铺着白色贝壳的小路，通往一座菩提木凉亭，亭前两株樱桃树中间悬挂一架秋千；高高

① 一个世代，大约三十年。

的花园墙边，靠近凉亭两侧，耸立着捆得很道地的杏树。——夏天中午的时刻，可以看到你的曾祖父有规律地踱来踱去，修剪花坛上的欧樱花和荷兰郁金香，或者用麻皮绑在白杆子上。他是个律己谨严的人，具有军人的风度，他的黑眉毛给他撒着白粉的头发增添一种高尚的仪表。

“有一次，正是八月的一个下午，你的祖父走下花园的小台阶，那时他距离曾祖父还很远。——这情景至今仍历历如在眼前，我看到当时他怎样跨着快步向你的曾祖父走去。随后他从一个绣得很洁净的信夹中掏出一封信，优雅地一鞠躬，把信递上去。他是个彬彬有礼的年青人，有一双温情和和蔼的眼睛，黑色的发囊^①与活泼的面颊和珍珠色的上衣，相映之下十分悦目。——当你的曾祖父读信的时候，他点点头，并握着你祖父的手。他应该和颜悦色地对待他的儿子，因为他很少这样。后来他被唤到屋子去了，你的祖父便走下花园去。

“在凉亭前的秋千上坐着一个八岁的女孩，她膝上摊着一本有图画的书，她正津津有味地读着，那明亮的丝黄髻发披在热烘烘的小脸蛋上，阳光火红地挂在晴空。

“‘你叫什么名字？’年青人问。

“她向后摇一摇头发说：‘巴巴拉。’

“‘当心，巴巴拉，你的髻发要在阳光中熔化呢。’

“小姑娘用手抚着她热热的头发，年青人微笑了——这是一种十分温柔的微笑。——‘别忙，’他说，‘来，我们打秋千去吧。’

“她跳了出来：‘等一等，我先得把我的书放好。’她随即把

^① 欧洲十八世纪男子多带发囊，系一小丝袋，络于颈后。

书带到凉亭去。当她走出来时，他想把她抱上去。‘不，’她说，‘我自己会上去。’然后她坐在秋千板上，叫道：‘只要送一送一——于是你的祖父拉着秋千，以致那发囊一会儿在右、一会儿在左地绕着肩膀飞舞；那坐着小姑娘的秋千便忽上忽下地在阳光中升降着，那明亮的鬓发吹拂在她太阳穴上。而秋千总是把她送得不够高。正当秋千在菩提树枝中间沙沙地飞舞的时候，鸟儿便从树栅向两旁飞出，使得过熟的杏子落了下来，满地打滚。

“‘那是什么？’他拉住秋千说。

“她哈哈笑了，笑他怎么会这样问。‘那是金翅雀嘛，’她说，‘它平时胆子没有那么小。’

“他把她从秋千里抱出来，于是他们一同向树栅走去；那边灌木丛中间落着深黄色的果子。‘你的金翅雀款待你呀！’他说。她摇了摇头，把一颗美丽的杏子放在他的手里。‘款待你！’她轻声说。

“现在，你的曾祖父又回到花园里来。‘你要当心，’他微笑着说。‘别又让她离开了。’随后他谈到商务，两人走进屋子里去。

“晚上，小巴巴拉被允许一同坐在餐桌上，那个年青的和气的男子为她提出了请求。——完全按照她的愿望，当然是办不到的；因为客人坐在上头她父亲的一边；可是她还只是一个小女孩，必须坐在顶下面，最年青的书记员旁边。为此她也很快地就把饭吃完了，随即站起身来，溜到她父亲的椅边。她父亲正和那年青人热烈地攀谈关于账目和贴现的事情，使得年青人忙不迭瞥一瞥小巴巴拉。——是的，是的，至今八十年

了；可是老祖母还记得很清楚，那时小巴巴拉的确十分不耐烦，对她的好父亲尽量表示不太满意。钟敲了十下，现在她必须说一声晚安了。当她来到祖父跟前，他问她：‘明儿我们打秋千吗？’于是小巴巴拉又十分开心了。——‘你的确是个老孩子迷哇，你呀！’曾祖父说，但其实他热恋那个小女孩甚至到了忘其所以的程度了。

“第二天傍晚，你的祖父出外旅行了。”

“接着，八年过去了。冬天，小巴巴拉站在玻璃门前，对着冰冻了的玻璃嘘气；随后她通过窥视孔向积雪的花园望下去，她想到美丽的夏天，想到光耀夺目的叶子，想到和煦的阳光，想到总是在树栅里造窝的金翅雀，想到有一次熟了的杏子怎样滚到地上去，然后想到一个夏天的日子，只要她一想到夏天，最后总是想到这一个夏天。——一年年过去了，小巴巴拉的年纪比前大两倍了，实际上不再是小巴巴拉了；可是那一个夏天的日子在她的记忆中，仍然是一个光明点。——后来有一天，他终于真的回来了。”

“谁呀？”孙儿微笑着问，“哪个夏天的日子？”

“是的，”祖母说，“是的，你的祖父。这是个真正的夏天的日子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他又问。

“后来嘛，”祖母说，‘有一对新婚夫妇，小巴巴拉成了你的祖母，正如她坐在这儿你们中间，讲述以前的故事。——可是事情还没有到这样的地步。首先是举行婚礼，为此你的曾祖父雇人建造这座大厅。现在，连同花园和花木都过去了；可是别忙，他不久搞到了活的花木，供中午时消遣。大厅一建成，